

細味舊區情系列 (一)



■ 時下的西營盤。

「守」下留「情」

不離不棄 西營盤

西營盤，這個曾被稱為「鹹魚欄」的舊區，見證了香港開埠史。如今在發展主義的「建設」下，老店舖、舊街道、甚至傳統產業逐漸被拔地而起的高樓和新樣貌所取代。在此處扎根數十年的手作業者、老店舖東主和年輕的保育人士，以一份特有的「情」，力圖「守」住舊區原風景。他們告訴記者：舊區保育不是宣洩懷舊情感；不是給即將執笠的舖頭「唱輓歌」；而是對「發展」內涵的探討，更是為香港前路作出不懈打拚。

堅持紙紮 拒讓舖頭變酒吧

記者趕到天寶樓時，東主夏中建正準備將製作好的九頭神祇送往位於跑馬地的印度廟。「與印度廟的合作已有多多年，他們每年舉行祭祀時，會請我製作九頭神祇，」紙紮工藝已跨越不同族裔之界限，獲得了更多人的青睞。

夏中建感嘆道：「紙紮不容易學。」他坦言，入行者已愈來愈少。「西營盤曾有多間紮作舖，包括我師父的，如今多數已不存在。」夏中建不迴避這一事實，他對記者表示，做紙紮很辛苦，故而年輕人不入行。更令其憂慮的是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工廠北移，模式化的紙紮業遷往內地，形成本港紙紮業的整體萎縮。

「紙紮需要很大的室內空間，但西營盤的舊唐樓漸被新屋苑取代，發展商不會將屋苑舖位租給紙紮藝人，從而令到舖位減少、租金上升。」夏中建很無奈。霓虹燈下，紙紮唔夠「高端、精品、上檔次」，顯然難以在「新」西營盤立足。「但香港需要紙紮，我在用自己的手藝留住西營盤的光景，畢竟住在這裡超過三十年，不會放棄，因為有感情。」夏中建覺得堅持紙紮就是保育，他希望外區居民一提到紙紮，便會想到西營盤。

「每年天后誕需要花炮；元宵需要燈籠；觀音誕、聖誕、萬聖節，都要紙紮。」夏中建自豪地說，在東涌逸東邨街市，有一個大型的紙紮飛機，還原了啟德機場時期飛機掠過九龍城的場景。「往來街市的都是平凡的香港人，喚起的不僅是對舊機場的回憶，更是讓大家記住打拚的精神。」他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如上詮釋。「曾經有人希望將我當業主的舖位變成酒吧，我拒絕了。」夏中建直言，或許將來能繼承手藝的只是他的孩子，但有傳承便有望。

言畢，夏中建登車與記者話別：「又要趕工了，為中西區區節準備一棵榕樹紙紮；還要教學校的小朋友製燈籠。」來去匆匆的他確與香港的節奏一樣快。「不少香港人需要我們幫助圓夢：很多人一世買不起樓和車，我會幫他們給他們，讓其帶著寄託與希望安詳離去。」夏建建的揮別之語擊中了現實的痛處。

鐵皮鹹魚檔 濃濃街坊情

「製作鹹魚時，發酵產生梅花香味，所以這條街叫梅芳街，」鹹魚檔伍惠記的老闆伍國祥頗似保育專家，向記者介紹西營盤梅芳街的名稱由來。



■ 伍惠記東主伍國祥堅守鹹魚檔，服務街坊。



■ 夏中建的紙紮飛機，展現飛機掠過九龍城的場景。



■ 天寶樓東主夏中建



■ 九頭神祇被送進跑馬地的印度廟



■ 正在進行紙紮的夏中建

來。如今，製作和售賣鹹魚在本港已經是夕陽行業，整個梅芳街僅剩伍惠記在喧鬧人流中獨支。

伍惠記存在超過七十年，是個別致的綠色鐵皮屋。伍國祥是從父親的手中接過檔口：「從十八歲開始，經營鹹魚檔已三十多年。」在他的印象中，那是一段非常艱辛的歲月。伍國祥回憶道，製鹹魚乃是從海上獲得漁獲後，對魚進行鹽水浸泡，刮鱗去腸後再曬乾。但知易行難，曬鹹魚需要充足的陽光。「這是靠天吃飯，一旦遭遇陰雨天氣，要用各種材料吸收魚的水分。」伍國祥透露，曬魚是最困難、最耗體力的工序。

曬魚與西營盤的舊建築息息相關。「以前，我們都是在舊唐樓的天台處曬鹹魚，遭逢陰雨天，為了不讓魚淋濕便不停地跑上跑下，找物件遮住鹹魚。」鹹魚業的萎縮、西營盤的巨變，在伍國祥眼中顯得很傷感：「我在西營盤居住超過五十年，這裡的舊建築、舊唐樓和騎樓很類似，中間是天井，樓的頂端可以曬魚，很有特色，現在都沒了。」在伍國祥看來，舊樓已不存，想製鹹魚亦不行。

「很多後生仔認為食鹹魚不健康，但咖啡、腸仔、吸煙都不健康，為何獨針對鹹魚呢？」伍國祥頗有些無奈。且年輕人較少在家中煮飯，在他看來亦減低了對鹹魚的需求。

「但我會繼續經營魚檔，因為上了年紀的街坊需要它。」他的經營理念也很直白：「舊樓被拆，但街坊情不會和舊樓一起倒塌；因為不忍心那些撐我的老街坊行太多路，他們年歲大了，希望他們一出門便能買到鹹魚。」

對已無「鹹魚味」的年輕一代，伍國祥亦有寄望：「只希望他們知道有這樣一個行業存

在，它是香港的歷史，香港的過去。」

舊舖代表階級流動 發展應當可持續

「許多香港人平日埋頭於急促的生活，無暇光顧舊店舖；直至舊店執笠那一日才一窩蜂擁去，這種感性懷舊不是保育；保育乃是主動帶出可持續發展的討論。」在西營盤從事保育已達八年之久的梁梓豪（OSKAR）向記者澄清大眾對保育的認識誤區。

在OSKAR看來，未通地鐵前的西營盤有一種獨特的「慢」感：斜路、街坊生活、晚間放工時路上已沒什麼人。但如今，這一切隨著舊店舖的消失而改變。OSKAR眼中的舊舖頭是實實在在的民生：「舊舖頭代表曾經的香港人不斷打拚的精神，是階級向上流動的體現；它不僅是社區的歷史，更是服務街坊的實體以及廉價的生活選擇，保育就是要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。」

OSKAR與夥伴們組織了很多活動，包括口述歷史、店舖追蹤、藝術創作展示、政策研究等類型。他指出西營盤保育的最大困難便是「舊社區消失得太快」：「當你意識到一個店舖的重要性時，它已經消失了。」

「香港無租金管制，舖頭的命脈操縱於業主：舖頭攞錢，加租；樓價上升，賣舖，惡性循環。」OSKAR確信舊社區的消失源自不平衡的發展，而這也限制了街坊的生活選擇從而導致民生問題。「保育帶出的是社區研究、歷史研究，歸根究底，是對發展的研究和探討。」OSKAR認為只有對「發展」與「人」的關係進行深刻論述和定義，才能在新舊之間找到共融。他認為，離開了平凡人的需求，發展便空洞無物。

「香港太快了，有時慢一點，才有人情味；對西營盤的不離棄就是尋找這份失落的香港情；也因為有這一份情，才走進了保育的行列中。」「守」下留「情」，便是OSKAR最動情的保育注解。



■ 展現西營盤昔日生活的壁畫。

採訪手記：

這裡不僅是一個港鐵站

「下一站，西營盤。」隨着地鐵於當區的通車而成為了這個舊區的新呼號。當香港人置身於車廂中時，這裡只是港島線中的一個站名。來去匆匆的不盡人流習慣了從地下通道前往站台的快步小跑，卻鮮有停下腳步去看一看、想一想地面上那些舊建築的歷史、地上居民的生活。畢竟，那才是真正的香港土地。

西營盤不僅是一個港鐵站，這裡有聖保羅書院、聖安多尼教堂、香港大學中文學院，這些建築寫下的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啟蒙歷程。它們在西營盤的存在告訴香港人：「開埠」不僅是一個經濟起點，更是華洋雜處的氣質描繪以及一代代人引以為傲的在地認同。

西營盤不僅是一個港鐵站，因為記者在這裡看到，對舊區的不捨情懷，讓每一個平凡的香港人將自己的人生與保育

進行了連結。在自我的事業、打拚與理想中思考香港前路，宛如一首譜寫香港音符的交響詩，既有《芬蘭頌》的輝煌壯闊，亦有《沃爾塔瓦河》中布拉格春日的雋美。這首交響詩告訴我們：在地認同是最柔軟但亦是最強大的力量，有了它，縱使香港的前路崎嶇，也會充滿光明。

前主播： 與時間賽跑 冀留住香港特質

從事了五年的電視主播工作後，黃凱欣（HEDY）來到西營盤投身社區保育。HEDY說，主播是說書人，而保育則是牽線者，二者分別巨大，但從中找到了自我，也更體認到資訊傳播的重要性。她舉例道，在西營盤，街坊知道了第二街公共浴室的前世今生，了解開埠早期的一段艱辛，走過這座不算高雅的歷史建築時，大家的目光便會顯得不一樣，也就會逐漸建立起有社區特色的身份認同。當然，到西營盤工作前，HEDY對當區歷史所知甚少，只覺得辦公室附近舉目都是英式建築古蹟。在社區的日子久了，HEDY留意到區內的「個體戶」較多，有街坊人情，經過都會互相問好，老店各有源源不絕的故事。這些店舖，對HEDY的保育推廣工作十分支持。



■ HEDY認為，保育就是和時間賽跑，尋求新舊共融。

西營盤如今多了不少豪華屋苑，保育更要和時間賽跑。HEDY對此深表認同。她覺得，無論是針對有形的建築、文物，還是針對無形的文化、傳統，保育所需的時間永遠不夠。因為教育與推廣需要深耕細作，在步伐超速的社會，這顯得太慢了；口述歷史可能未及記錄已經散失；私有古蹟受到威脅，可能消息未及廣傳，但拆卸已經進行。要保育的項目既多且廣，故而自己都要學會盡快收拾心情，繼續和時間競賽。她期待透過保育，未來的西營盤未來可以繼續保留昔日的性格，文化多樣、新舊並存，因為這些要素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的特質與精神。

老字號不斷消失



■ 西營盤中，已經廢棄的老字號店舖。

據記者從長春社古蹟文化資源中心（CACHE）掌握的情況，西營盤舊舖的消失情況非常嚴重。CACHE共追蹤724個舖位，對比2015年1月及2016年6月的數據，共有175個舖位出現變化。

其中，舖位消失(包括大廈拆卸或店舖裝修後合併)11間；區內老字號搬遷共有18間；由吉舖轉為租出有49間；最令人扼然的，則是老字號徹底消失的數量巨大，達到了97間。

這消失的97間字號店舖，分別涉及以下35個行業：工程、五金、文具、地產、汽車維修、沖印、到會、咖啡店、服裝、東南亞用品、社福機構、花店、花園用品、玻璃、紅酒、美容、食品、食肆、家品、酒吧、酒店、理髮、眼鏡、貨倉、傢具、畫廊、裁縫、補習、電腦用品、僱傭、蔬果、興趣班、鮮魚。

可見，從消失店舖字號的類型上看，多與街坊生意式的民生經營有關。

